



## 長洲太平清醮三部曲

# 飄色 搶包 祭幽

記者隨筆

剛過去的長洲太平清醮（下稱：清醮）人流較去年多，逾5萬人次，已貼近疫情前的6萬高峰人潮。訪島市民都是聚焦觀看飄色巡遊及搶包山比賽，但同日進行的山祭超幽卻甚少人觀看。查實屬漁業社區的長洲，清醮最初由惠潮（昔年的惠州及潮州）人士發起，目的是酬神許願及超度孤魂，祈求風調雨順，合境平安，絕不是體育競技、表演那麼簡單，其意義深遠，內容亦十分豐富，堪稱一場祭祀文化盛宴。

香港商報記者 鄭玉君



▲會景巡遊發展至今，飄色已成為最受關注的項目，今年保安局局長鄧炳強的飄色造型大受市民歡迎。  
記者 鄭玉君攝

◀巡遊充滿海陸豐文化特色，如有瑞獸大笨象及麒麟，街坊稱瑞獸大笨象已出現十多年。

參考民俗文化研究者、長洲街坊、長洲文化歷史刊物及網上的資料，有二百多年歷史的清醮，與瘟疫事件有關，但說法有二，一說在清中葉長洲島發生瘟疫，居民遷往惠州府陸豐縣玄武山祈求北帝消災，並迎北帝香火到長洲，結果北帝巡街後瘟疫息止，居民自此建廟（玉虛宮）供奉，並每年舉行打醮；另一說清末中環爆發鼠疫，有太平山街居民將家中北帝像移到街上供奉，鼠疫消退，居民自此舉行清醮，惟香港政府禁止舉行，居民遂將神像移往長洲，現時這尊太平山街北帝像奉在玉虛宮。

### 幽席36供孤魂野鬼享用

傳統以來由惠潮人士發起的清醮，其道教科儀源自惠州海陸豐一套，一般由俗稱「鶴佬喃嘸」主理。另外，潮州法事儀式亦曾經做過。清醮核心儀式歷年沒有變化，即使疫情期間照樣舉行，差別只在於戴上口罩進行法事。主要儀式包括有請神開光、啟壇建醮、走午朝祭神、水祭走船、祈福祭神、超幽施食、化大士等。

筆者亦看過其他族群如本地新界人的太平清醮，大多聘用本地道士以正一派科儀主理。鶴佬喃嘸與本地喃嘸一樣，清醮法事目的無異，但儀式上有獨特處，如有幽席之設。三天打醮期的最後一天，即正醮日（定於每年四月初八，今年是5月15日），傍晚6時過後在北社海傍路的海邊空地，地上擺天席祭幽，供孤魂野鬼享用，為數36席。

有街坊說，從前可進內觀看，近年已禁止，遊人只可在鐵馬外遙望。筆者來到時亦只能在欄外觀望。街坊說，幽席數目是傳統定下來，孟蘭節也擺，但少一些，有24席。每席放糖、餅、花生、齋菜、啤牌、十五胡、潮州牌、藥煲、十隻紙杯紙碟等，數十年前每席都有一個來自北社的細包山，後來北社包山放在大會場地，現在只有小量的包放在席上。

### 飄色巡遊跟隨神像之後

細看清醮儀式，是一環扣一環，請神後要祭神祈福，之後是會景巡遊，眾神安坐神輿出遊管轄範圍，帶頭是太平山北帝，其他依次為洪聖大王、西灣天后、中興街天后、南丞和赤灣天后、北社天后、觀音和關帝，長洲北帝壓軸。三四十年代才出現的飄色雖最受市民歡迎，但只是啦啦隊角色，跟隨神像之後。巡遊後至深夜是祭幽，晚上約8時，念經施食儀式開始，海傍早擺好的36圍幽席，可讓孤魂吃飽，陰安陽樂。11時多法事完結後，街坊善信即入場拿走席上祭品。大約11時半監察幽魂進食的大士王火化歸天，零時搶包山，最後火化土地



公、山神紙紮像，居民謝天地才正式完結。

當然搶包山已變成歷史，現在是搶包山比賽，包是膠包，不是真包，稱為搶膠包比賽也不為過。但這是體育競技比賽，不具宗教祭祀色彩。說回為何長洲會有搶包山？有說是福建、潮州及海陸豐流行搶包山，祭祀後給人搶即「搶搶」，而長洲清醮最初亦是由海陸豐人及潮州人搞起，搶包山於是順理成章。

### 包山原意是「界鬼食」

一些早年資料顯示，最初是搶包，不是搶包山。據黃佩佳《新界風土名勝大觀》記載，1935年有兩個包山，只是二十來呎高，它們被人抬至空地後，幽包就拆下拋擲，讓居民爭搶。後來相信是戰後包山愈弄愈高，並進行搶包山活動，包山上的包都印有各社團組織的名字。自1978年發生塌包山（45呎高）致二十多人重傷事件後，這項傳統活動被政府

禁止，幽包此後只能派，並改印「壽」字。2004年再改印「平安」二字，翌年恢復搶包山，但屬比賽性質，要經選拔，不像從前任何人都可參與。

筆者在長洲巡遊前一周曾登島看準備情況，當時包山還在製中。在會場遇到一名76歲土生土長老街坊，他說搶包山從前是長洲盛事，但現在已經「變咗種」；以前搶包山的意思是「界鬼食」，他嘆謂很多人都不知道。老街坊小時已觀看搶包山，對當時情景仍歷歷在目。他憶述，到半夜時熄燈，表示有鬼搶，因開燈鬼不敢來。燒三響大炮，打鑼後開始，眾人蜂擁爬上包山，這時只聽到影相閃燈聲、撕紙聲，幾分鐘後着燈，包已搶清光。他說現在參加搶包山比賽的叫健兒，以前全是鄉下佬，不少人在身上箍了藤圈布袋，將搶來的包放入。有鄉下佬一不小心會從包山跌下，下面的人群變成肉彈弓作天然防護。



啓壇前請神，北帝主神像從玉虛宮請出，與其他被請神像供奉在神棚。  
張照明提供圖片



鶴佬喃嘸進行的道教祈福儀式，完結後給信眾的白米，近年砌出「恭迎聖駕」四字。  
張照明提供圖片



祭幽尾聲，監察孤魂進食的大士王火化歸天。



打醮最後一天晚上祭幽，北社海傍路的海邊空地設36圍幽席，祭品多樣，燈籠書有孤魂、普渡字眼。



傳統搶包山已消失，但會場仍有三座大包山，包山上的平安包會派發給公眾。

## 新·專欄



一群返英參軍的香港英籍正規警察抵達倫敦時，身上仍然穿着香港警服。



1916年的警察後備隊參加在皇后像廣場會操。  
林建強提供圖片

## 一戰期間組「警察後備隊」

# 6元朗小學舊生參加獲表揚



今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110周年。1914年7月28日爆發的世界大戰，延續4年到1918年11月11日結束。這場慘烈的大戰主要戰場是在歐洲，遠在東亞的香港並無戰事，但因為香港當年由英國殖民管治，所以亦跟隨英國於「協約國」的立場，向德國、奧匈帝國等「同盟國」陣營宣戰。

### 大量駐港英軍參戰 致警力短缺

一次大戰爆發初期，港英政府跟着英國對德、奧等同盟國陣營視為敵國，香港因而拘禁在港德國人於昂船洲的戰俘營，隨後轉到紅磡的戰俘營。港府亦將德國人的財產視為敵產，充公大量德國人的物業和財產。

大戰對香港的另一影響，是駐港英軍大量抽調到歐洲戰場參戰，引致香港軍力減低，港府因此呼籲英籍居民參加後備軍團；其後更通過《兵役條例》實施徵兵制，召集居港的18至55歲英籍男性參軍，擴充香港防衛軍團，但並無徵募華裔居民。

另一方面，在香港的英國居民中亦有自願返回英國參軍，到歐洲西線參戰。而香港警察隊當中的英籍正規警察，也有離港返英參軍投身前線，致令香港警力短缺。因此，港府於1914年10月23日通過《特別警察後備隊條例》（The Special Police Reserve Ordinance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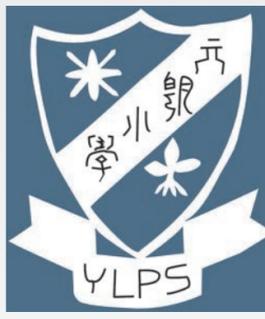
1914），招募不同族裔的香港居民志願加入警察後備隊，作為警務的輔助力量。

### 按成員族裔編成 四隊維持治安

最初於1915年2月的招募只有29人報名，到了4月參加人數增加到250人。計有葡萄牙人98名、華人76名、英人52名及印度人24名。當局根據成員的族裔分編成英、印、華籍與葡籍4個隊。並編有機槍、電單車、騎警和救傷隊的小隊，編排巡邏任務維持治安。

到1915年夏天，正規警務人員持續短缺。港督採取1886年的特別警察制度，於9月3日將所有警察後備隊人員轉為「特別警察」，將人員歸入法律約束，必須按規定當值。再於9月25日重組隊伍，將英、印人員合併，與華人及葡人共分為3隊，重申各隊均為重要，排序無分先後，地位和職務均同。

根據檔案記載，遠處偏隅的新界元朗鄉郊地方，曾經有6名於該區官立的元朗小學畢業舊生，擔任為元朗區的特別警察。他們於戰後獲



舊時新界「元朗小學」的校徽。



1915年3月22日《華字日報》報道華人警察後備隊操練新聞。

得港府頒授嘉獎狀，表揚他們在一次大戰期間，對維持本區治安的寶貴貢獻。

### 作者簡介



林建強，刑事司法理學士，湖北警官學院客座教授。退役香港警察偵緝警署署長，從事刑事偵緝工作卅多年，曾獲香港特區政府頒授警察榮譽獎章勳獎。學術方面以警察史、犯罪學、幫會等研究方向。亦為歷史文物收藏家，曾獲「全國十大警史文物收藏名家」名銜。編著出版《中國禁毒文物》圖冊。